



中國小說史

范烟橋著

敬告

秋社權
葉板證

中國小說史

每冊實價銀一元

吳江范煙橋 著者

蘇州秋葉社 出版者
(溫家岸三十一號)

蘇州小說林書社 總經理處
(觀前西街門)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首版

弁言

前此十餘年，余主編輯時報事。同川范煙橋時以其所撰小品文相貺，讀之清俊博雅。後遂以書相往還。雖訂神交，實未晤其人也。已而煙橋遷居吳門，里中諸同志遂有星社之組織。而煙橋則爲之祭酒。余偶返里，輒相過從。盃酒言歡，縱論世事。因以知煙橋之才氣恢張，而學問淵博。爾時煙橋已以小說鳴於時。今歲以書相告，謂撰有中國小說史，將以問世。屬余爲之弁言。余諾之。而倥偬久未報命。最後得書云：專俟一言，旋以出版。因爲之序曰：凡物必有所系，系之所統，乃綿延而弗絕。吾國之有小說，自有其悠遠之歷史。詎稗販舶來之品，摹擬蟹行之文，以爲斯業之足傳。聞君博搜廣羅，以成是書，達二十萬言，必能溯源窮委，推闡無遺。則此書將爲不朽之盛業歟！我甚盼出版以後，郵我一編，得以快讀之也。丁卯十一月吳縣包天笑。

序一

我嘗說研究文學，固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而研究中國文學，尤其困難。爲甚麼呢？一則年代甚久，變化太多；二則以前的材料，都沒有整理過；三則因地理歷史人民習尚的種種關係，文學自走了一條路，和西洋的文學走的路不同，我們不能拿研究西洋文學的現成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史。

文學的全體範圍較大，不容易研究，那麼把範圍縮小，單研究一部分，譬如小說罷；但也很困難，在中國的文學中，小說兩字，沒有確切的界說。在胡應麟紀曉嵐一班人，雖然也把小說劃過界，分過類，但是他們的界說太寬，竟把一切的零碎作品，都容納到小說裏面，因此考訂家訓等類也，算是小說，這是甚麼話！

近人對於小說的界說，又太嚴了，以爲中國的小說，從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起，以前沒有小說的，以後就是三國水滸紅樓儒林等爲小說界的重要作品。我以爲這樣固然可以把胡紀諸人的話，打掃得乾淨，但是在小說史上說來，不能說以前沒有小說。漢志上的「小說家皆流，出於稗官」這幾句話，我們總要安置他住一個地方，況且三國水滸和紅樓儒林，也非同體，因爲三國水滸是當時候說書人用的話本，好像是演劇人用的劇本一般。劇本固然是文學，然他是離不了

演劇人而獨立的。話本當然也是文學，然他是離不了說書人而獨立的。所以他名爲「演義」，「演」字等於演說之演，「義」字等於講義之義，可知是重在說而不重在寫了。直到紅樓以後，才由演義變而爲描寫，這是一個極重要的關鍵。若說到演義，在西洋是沒有相當的體裁和他年比較，就這一點，已可得見中西小說不能相提並論了。

我們既感着這許多困難情形，覺得編輯中國小說史極不容易，然而我們爲責任所督促，又不能不努力試編，我就是努力的一個人。我的朋友范烟橋，他也肯努力做這件事，是再好也沒有了。而且他在很短的時期中，編成一部洋洋大觀的中國小說史，這是我所欽佩的。雖然不敢說他是一部最好的中國小說史，但是至少有些好處，可以供給我們同志。

世界本是進化的，學問也一天天的進化，在比較好的中國小說史出版以後，這部書也許可以失掉他的價值；但是在比較好的中國小說史出版以前，他確有他的價值。他的價值，是能鼓網羅極豐富極豐富的材料，給我們，我們讀了這書，不得不感謝烟橋先生的厚惠！不得不佩服他的努力！

我這篇序，都是說的老實話，至於那些無價值的瞎恭維，我一概刪除了。

民國十六年九月胡寄塵序

序二

小說家言。小道也。以稗官之筆。道聽塗說之辭。而欲奪龍門之席。不亦難乎。雖然。古立稗官。流出於小說。晉之以辭而達於上聽。蓋王者擁於上。而求知里巷之風俗也。皇漢之政。固斐美如是者也。故小說言。不以藝末而卑。不以辭廢而汨。時古相傳。卓然而成家。安得以瑣敝而鄙之哉。古者聖人居位。有權與德。而後作書。易禮書詩。何莫非轍。若春秋則必疑於知罪也。諸家之書。下逮及離。寢至於民習媮淫。詐亂誅其人不足蔽其辜。焚其籍不足滅其跡。而况微言如稗官乎。雖有憂世之念。而不能正其心。苟不將作家爲宰約。奚可考。夫稗官之制。由漸於漢。漢以上無小說。穆天子傳。則爲圭角。相嬗千百年。而其風浸蔓。等及近葉。汗牛載鬼。充棟溢車。淪厥源久矣。知其非而不能禁人之不作。得一簡而傳載表榜之。亦所以將昭慎歟。是可麗於史筆。宜其多精嚴也。惟有精嚴。乃適足領一丘之學。使修世而不墮焉。金喟曰。天下之書。誠欲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卽無有不精嚴者。此書儻有意夫。國民政府成立之第三年時八月。若玄弟黃覺序。

序三

班孟堅漢書藝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

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又云。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九家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是孟堅之意。雖於小說家者流。亦條列其篇數。以備一家。附於九家之次。而終不以爲可觀者。務爲離奇怪誕不經之語。以逞一時之見。於六經聖人之流裔。益去之荒遠。爲邪說害道者所藉口。流極愈不可究詰也。其識迴乎遠矣。雖然。漢武內傳。舊題班固撰。說者謂文采縟麗。詞旨詼諧。爲小說之濫觴。而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孟堅所刪定。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今已不存。後世追原小說之創作。於孟堅漢武內傳。方且首屈一指。（近日侯官吳會祺輯舊小說。以班固漢武內傳列第一篇）是孟堅述藝文志。於諸子十家。稱可觀者九家。而不及小說。已則聘詞抽祕。創格營構。開後世小說之宗。何也。殆風會所趨。欲闊遏而勢有所不得歟。自是以降。踵爲之者。實繁有徒。莫不奇思紛展。生面別開。誠可謂之鸞舉波掀。霞蒸雲蔚矣。蓋自東漢以來。魏晉六朝。迄於有唐。而小說最盛。宋元明清。沿流揚波。亦多可愕可喜之作。晚清譯學廣興。外域說部之有奇情異影者。一一流傳於域中。由是我國學人文士。亦多摹仿爲之。心思面目。益臻變幻。務欲脫去陳言。獨標新譎。故小說之於現時代。方且開日新之紀元。而爲專門之學術矣。聞之通人之言曰。小說之爲用。有改造社會。左右世界之力。信如斯言。比之漢魏六朝唐宋明清。其價值殆不可同日語也。然不有基焉。牆何以立。演進之理。固如是爾。彼一時。此一時。亦何以今之收效廣而

非薄昔人哉。夫古昔之作者衆矣。以私意窺測。其上者有兩途焉。大抵勸善懲惡而已。論語記夫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子集注則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觀古昔小說創始之精意。與詩人同。亦曾不忘乎是。孟堅所謂芻蕘狂夫之議者。誠不多讓也。蓋小說雖附九家之末。而於古人著書詔後之旨。能不背者多。嘗推原古人所以著書之意。非爲傳一己之姓名計也。亦非炫耀才華也。其胸中咸有確然之理。灼然之見解。欲以之行於世而澤被乎大衆。乃或所如輒左。遭遇無時。終老窮山。迄不見用。無以行其澤世救民之素志。不得已。思以著作傳後。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者。幸後世或能采吾言而用於世。則吾志不沒。而流澤終以及人。顧亭林先生所謂立言不爲一時。又曰文非有益於世不作。此古人著書之本心。孔子曾子思孟子而外。若荀子莊老列御寇之徒。其說雖有純有駁。或且受後世所稱道學家之譏評。要其著書立說之意。亦皆以覺後知覺後覺爲己任。非有十年數十年之讀書觀世。以自成其卓然獨立之學術者。不敢爲也。古人著書之本旨若是。小說亦著作之一種。不過欲自異乎古人。冀出奇而制勝。恐陳陳相因之不足以動人耳。其欲以之動人者。初意亦在勸善懲惡。而行其牖世覺民之志也。故今世所傳漢魏六朝以來諸小說。其自署姓名者固多。而無名氏者亦復不少。於此可見古人著作之用意。重在爲後世用。而不必爲流傳一己之姓名計也。

雖然，執是說也。人鮮不以爲持論過高。而後之小說家。不且難乎爲繼乎。曰。譬諸飲水。不可不知其源也。持是以爲衡。而作者之軌範。知不當踰越而詭遇。閱者之鑒別。又何至淆惑於迷離。彼夫後世誨盜誨淫之作。紛紛不已。聘豔馳華。相驚佳構者。亦自知其去古之愈遠。而詞費之可譏乎。用是尊之者。謂指導社會之良師。而貶之者。直視同破壞名教之罪人而已。嗟乎。此余清夜平旦之語也。余爲是語。余方滋愧。蓋余亦喜弄柔翰。而聘蕪詞之一人。知不免濡染乎時俗所尙。哺其糟而啜其醢也。知不免曲徇乎大衆所好。隨其流而揚其波也。亦既如是。而猶爲此好高之論。探本之談。無乃自相刺謬乎。蓋私心所至。欲用以自警耳。是故指導社會之良師。既不敢僭稱。破壞名教之罪人。又時思避免。區區之愚。如是而已。老友范子烟橋方輯中國小說史一書。費數年之心力。成空前之鉅製。出版之日。行見不脛而走。無翼而飛。追蹤都京洛陽紙貴。又何疑焉。乃者以僕與同文之末。委爲弁首之文。不揣固陋。爰稱述之如是。我知烟橋之爲此書也。其用心必有深遠而不可以常念測者。如僕所陳。其有當高明之見之萬一也耶。倘不以爲不可教而辱教之。則尤幸矣。丁卯夏同社弟趙眠雲拜序於心漢閣南窗

我的感想

我以為做小說，是抒情的一種表現。做小說史，是整理學術的一種手腕。中國的小說，很多很多；就是真有文學上地位的，也是不少。獨獨小說史的著作，是十分的缺少。可見抒情是極容易的事，整理一種學術，從散漫而編成系統，不是普通人在短促的時期，淺薄的經驗中，所敢輕易動手。關於小說史和小說的評論，小說的作法一類著作，坊間也有十多種可買。但是有的支離舛誤，有的收羅不廣，有的門戶之見太深，有的竟以日人所著的為藍本，能虛衷邏輯，成為完善的狼少狼少。

我這幾年裏，也東塗西抹，可是對於中國小說的史乘，卻不會下過深切研究的工夫，說也慚愧，只會永遠這樣的塗抹，真沒想到在學術上加些工作；就是要想研究，也苦無寬裕的時間，因此索性這樣的蹉跎下去。在去年的夏天，我會發憤過一次，想在盛夏，各方面請下兩個月的假，不管別事，去搜羅些關於小說的書，閉戶閱讀，想在這短促的兩個月中，得到一些關於小說，與時代思潮的推壇，多少可以整理出一些眉目出來。但是去夏自從一個多星期的疾病纏擾，以及人事卒卒，迄沒有做到。

今年的夏季，我回蘇州，到烟橋家裏去。那天正是下着綿綿的雨，因此閑談得很久，在他書桌上亂翻，翻到了一大堆稿紙，我問他是什麼？他說是一部中國小說史，不久可以脫稿。當時我就想粗略的翻閱一過，却被烟橋拖到酒店裏去喝酒，醉後匆匆，也沒有再去細讀。

前天他來信，說書已告成，共二十萬言，搜羅狼廣，斷制狼嚴，並且包括戲劇，彈詞，鼓詞，而新舊小說之交流，也寫在最近之十五年一章裏……云云。我想，這就合於我個人年來切盼的讀物了；我又想：烟橋的學術見解，是不會偏激的，他的著作，一定也是如此。關於小說史一類的作品，豐瞻的固然少，公正的也沒有，在飢不擇食的讀者，應當要有溫和而無激烈的東西去供給，否則難免要止渴而飲鴆——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想到自己，也想到別人，大概也有這樣的感想罷？

烟橋要我做序，寫不出什麼，便把這感想，寫了寄給他。

江紅蕉十六，七，二九。

引

去今兩年之冬，天奇寒，不出戶，以架度說部爲遣，默念此總總者，雖歷數千百十年，較聖經賢傳爲不可磨滅，其間非有精微偉大之力不至此，乃思探索其源流沿革，察其變化遞遷之跡象，以著其績，於是有中國小說史之作。

金鶴望師卽孽海花之造意者，嘗詔余，小說實包括戲曲彈詞也，蓋戲曲與彈詞同肇於宋元之際，而所導源，俱在小說，觀其結構卽可知，有韻無韻不過形色上之分別，猶之文言與白話，其精神則一也，竊承其指，乃納戲曲彈詞於其間，故較以前一切中國小說史書爲廣漠。

生存者不箸傳，蓋恐偶涉褒貶，易滋紛議，其爲達官貴人或久著盛名於文壇，言行多不勝書，史書列傳可以詳考，亦從簡略，摘其大要，更有隱姓埋名，無從攷證，惟有付諸缺疑而已。

長篇鉅製，不勝採摭，凡所摘錄，不出兩例，一則作者之開宗明義，一則全書之最精采處，至於書中事實始末，寓言八九，無助於史，概弗述焉。

以時代爲綱，以著作爲目，而以作者經緯之，其間條縷，詳於目次，旣便檢閱，又清眉目，此例

域外著作恆有之。

客居吳下，攜書不多，每有遺漏，無由補苴，則匡我不逮，有俟君子，謬誤者更希糾繩，同於飢渴。

假我以書，與我商榷者，有吳縣江紅蕉楊劍花，涇縣胡寄塵，同邑徐敬修，張聖瑜，徐平階諸君，而里中麗則圖書館，無錫圖書館，山東圖書館，助我者更多。他山攻錯，不敢苟忘，所引爲遺憾者，徐君敬修，不能觀我書之成，已於去夏殉於流疫矣。

書始於十四年之冬，成於十六年之夏，其間人事鞅掌，時作時輟，核實計之，殆費一百五十餘日，自問草率，有負巨任，修正補充，俟諸他日。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四日於太歷陰爲七夕烟橋識於吳下

目次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小說之定義

舊定義(一) 新定義(二)

第二節 中國小說之起源

古書中之小說意味(一) 各種小說之起源(二)

第三節 中國小說在文學上之地位

漢以後之觀念(四) 近代之觀念(四)

第四節 小說與中國社會之關係

宋代社會與小說之感應(五) 梁啓超論小說之勢力(五) 小說受社會支配(六)

小說有三種目的(六)

第二章 小說混合時期

第一節 周秦之際

山海經(七) 孟子齊人章(八) 莊子(八) 列子(八) 韓非子(九) 圖策(一〇)

檀弓(一一) 左傳(一二) 漢書藝文志之周秦小說書目(一二)

第三章 小說獨立時期

第一節 漢

班固於藝文志提出小說(一四) 東方朔之神異經海內十洲記(一四) 班固之漢武故事漢武內傳(一六) 漢書內涵之小說(一七) 郭憲之洞冥記(一八) 劉歆之西京雜記(一九) 伶玄之飛燕外傳(二〇) 雜事秘辛(二〇) 史記內涵之小說(二一) 越絕書(二二) 漢書藝文志之漢人小說書目(二三) 詩的小說——孔雀東南飛(二三)

第二節 魏及六朝

魏文帝之列異傳(二五) 王粲之英雄記鈔(二六) 邯鄲淳之笑林(二七) 干寶之搜神記(二七) 陶潛之搜神後記(二八) 王嘉之拾遺記(二九) 常璩之華陽國志(二九) 葛洪之神仙傳(三〇) 皇甫謐之高士傳(三一) 法顯之佛國記(三二)

宋宣和遺事分十節(八九) 新編五代史平話(九〇) 唐三藏取經詩話(九一) 回目之始——劉斧之青瑣高議(九四) 小說音律化(九四) 趙德麟之蝶戀花詞(九四) 董解元之西廂(九七) 宋代爲小說演進時期之中堅(九八)

第三節 元

元代小說戲曲勃興之三大原因(九九) 元代小說之諷刺意味(一〇〇) 空前大著作——水滸傳(一〇〇) 水滸傳之種數及其通行本(一〇一) 施耐庵事略(一〇二) 水滸傳之動機及三十六人之來歷(一〇三) 繼起者——三國演義(一〇七) 毛宗崗之改竄(一〇八) 羅貫中事略(一〇九) 征四寇(一一〇) 元代之雜記小說(一一一) 白挺之洪園靜語(一二二) 宋本之工獄(一二二) 元曲爲一代絕作(一二四) 劇曲題目與話本相近(一二四) 北劇之領袖——王實甫之西廂記(一二五) 關漢卿之謝天香(一二六) 馬致遠之小令與散套(一二七) 院本(一二八) 南戲之領袖——琵琶記(一二〇) 高則誠事略(一二二) 元曲之作者(一二三) 劇曲與小說(一二三) 元曲之外譯(一二三) 彈詞之始——楊維禎之四遊記(一二四)

劉義慶之世說新語(三四) 宗懷之荆楚歲時記(三四) 任昉之述異記(三五) 吳均之續齊諧記(三六) 顏之推之還冤記(三六) 佛經內涵之小說(三七) 戲劇之經胎(三八) 短篇小說之規矩漸具——王度之古鏡記(三九) 漢宮春色(四〇) 隋書經籍志之小說書目(四二) 隋史之小說觀(四四)

第四章 小說演進 寺月

第一節 唐及五代

舊唐書經籍志之小說書目(四五) 演義傳奇之名姑見(四五) 裴劍之傳奇(四六) 元稹之會真記(四七) 白行簡之李娃傳(四八) 蔣防之霍小玉傳(五〇) 張說之虬髯客傳(五〇) 聶隱娘傳(五二) 孫揆之靈應傳(五二) 褚遂良之鬼塚志(五三) 柳公權之小說舊聞記(五四) 段成式之酉陽雜俎(五四) 柳宗元之龍城錄李赤傳種橈傳靈驗傳何陋傳(五五) 蚩髯傳與李公佐之南柯記(五六) 流傳海外之唐人小說——唐臨之冥報記張鷟之游仙窟(五八) 柳珣之常侍言旨——堪輿家唐漸符(五九) 于鵠之揚州夢記陳鴻之東城父老傳——描寫社會風俗(六〇) 詩的